

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能知虛石之堅軟者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于天下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窠陰之間標在窠籠之前窠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膕與舌下兩脉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膕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頰頰也足大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膕與舌本也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頰下合鉗上也手大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膕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

三寸也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請言氣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于腦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膕氣在腹者止之背膕與衝脉于臍左右之動脉者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針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鉗音鈔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十五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十六 同卷 業主  
論痛第五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疎密各不同其于針石火焮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針石之痛火焮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焮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焮黃帝曰其不耐針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針石之痛于火焮亦然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

天年第五十四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稟為基何立而為楨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楨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黃帝曰何者為神岐伯曰血氣以和榮衛已  
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  
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  
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脈和調  
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管衛之行不失其常呼

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  
其常故能長久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  
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長基牆高以方通  
調管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  
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  
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  
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  
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  
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  
平定膝理始疎榮華頹落髮頰斑白平盛不  
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  
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苦憂悲血  
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  
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悞九十歲腎氣焦四  
藏經脈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

獨居而終矣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  
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  
張喘息暴疾又卑基牆薄脈少血其肉不石  
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  
引故中壽而盡也

逆順第五十五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  
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  
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  
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刺之大約者必  
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  
也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  
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  
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  
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  
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  
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變者也與其形  
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  
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  
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逢切黃鳩切

五味第五十六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  
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  
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  
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  
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  
液已行管衛大通乃化糖粕以次傳下黃帝  
曰管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  
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  
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  
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吸則出吸則入  
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  
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黃帝曰穀之五  
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統米甘  
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  
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雞辛  
五菜葵甘韭酸薑鹹蕪苦葱辛五色黃色宜  
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  
凡此五者各有所宜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

者宜食秬米飯牛肉羹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蕪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猪肉栗雀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鷄肉桃葱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肝色青宜食甘秬米飯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于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勝羶石痲石水何以別之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脉動時厥陰股間寒足頸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整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實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勝羶何如岐伯曰寒氣客于

腸外與衝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鷄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痲何如岐伯曰石痲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鉅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邪岐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賊風第五十八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過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黃帝曰

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母所遇邪氣又母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黃帝曰其視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十六